

南
雷
文
定

南雷文定卷八

遼陽靳治荆較訂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聞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識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

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
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
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
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
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墻聖經興廢上關天
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克宗之
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
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

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
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
如此者層見叠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缺聚訟之
議。渙。然。冰。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
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
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
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
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
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
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

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
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
澠○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盧○曰○二○陳○君○之○
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
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點○相○煽○
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
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
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木○死○國○難○棄○骨○荒○
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

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虎文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闕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于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躡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捧珠盤。

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
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
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
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
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鄉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
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
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
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
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
質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

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燿，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小，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彘，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

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註，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

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
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
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
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
斷墮地問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
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傳人而去
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
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
右秉鉄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
殉尸不肯去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
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
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
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
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
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
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
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蚍結

高事 皓 曆史記而尊力老地

是以赴之

乙巳秋七月
廿七日下

王蒙
梁文境
孫顯
生
三
丁未
三
下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沒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
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
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
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
死至於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
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
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俱屬
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
溢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

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朗秀率性聰
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
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
君獨歛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
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有講經會君帖帖坐
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
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
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濟之
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
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問是其才可惜而

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
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墳○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
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
侍○郎○後○有○顓○者○自○滄○州○徙○鄞○顓○孫○用○明○遷○雲○龍○溪○明○
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
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
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
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治○產○積○居○與○
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
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

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
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
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
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
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
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
則解褐除官直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
鄉黨親戚以爲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
於其間也娶陳氏卽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璜縣學
生錫聰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圖

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璜
錫璜以爲國。雯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蹙蹙章句。錮人性命。視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
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
些少得志。曾不芥蒂。此志無窮。海怒鵬舉。希賢希聖。
以至希天。吁嗟雪汀風雲。呼翁如此之人。曾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 巳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

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
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
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立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
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
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
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
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
爲美楨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
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
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

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瘁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

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成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舉少時隸虛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徃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

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慙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已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已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練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

見其爲僉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縱有膂力四
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
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攬入之此學行當
衰矣因許叙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
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
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
前一凡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舉之陽銘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
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泚之黃魏爲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舉甚盛忠端公五子二人尙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園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耶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園則搜者在北入北園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

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對於
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
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
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
澤望以去始恟恍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
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
宛陵之官舍自幼俶儻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
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拗蟹爲戲有
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拗蟹澤望以拗蟹之杖跨之疾
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

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公以第一寘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
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

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
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歟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
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
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憾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
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
聲價益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
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瘞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
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尙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
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
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

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
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鉤稽考索亦謂不
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真搜博覽天官地誌金
石筭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益無勿與予同者其詩
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濛錯
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
同六朝便高檯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
刊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
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
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

之凡喫菜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
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
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
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
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
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
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
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疇人率爾
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
一渡錢塘山奧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

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
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
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卽○彼○教○中○之○端○門○者○尙○且○入○
而○述○其○向○背○澤○望○乃○能○筭○沙○搏○空○其○精○也○乃○其○所○謂○
憤○憾○之○甚○者○邪○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
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毋○姚○氏○封○
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
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
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
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

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卽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

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憾○損○其○天○年○豈
讀○書○種○子○真○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
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
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總而服已絕之服率
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
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翁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
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
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
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
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

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僚以毋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僚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總爲

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
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強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
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蒙黑緇於身是孔子之
不以弔者而以之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
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
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
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
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葬於千丈鏡之原子一
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

二銘曰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今○兒○無○饑○渴○汐○東○去○今○
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雨○水○生○來○未○識○
生○遊○尚○苦○何○况○死○陟○丹○旄○白○鷄○有○兒○在○側○有○兒○在○側○
便○爲○樂○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頴洙之女彙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毗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旣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旣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滿升餘號呼
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
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炯然
夜半啓戸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
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
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
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
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
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
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

米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其知秋菊貞心在尙
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巖救於天地影堂靈
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
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
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
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
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
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
節者多矣會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
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燦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丞流襲倣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盡及是時爲式閤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槩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王孝女碑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二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砮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

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

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

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

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

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

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誅曰天地晦冥正氣滿

闕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

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出火

之先家中細事孝女謹謹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

必告概前而後行

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
簾○櫳○舉○室○奔○逃○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
而○出○已○絕○呻○吟○若○水○三○咽○一○絲○氤○氲○母○棺○出○否○喪○無○
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不○母○舍○闔○然○
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
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讒○語○江○流○不○墮○
終

南雷文定卷九

遼陽新治荆較誌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
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
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
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
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甌
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
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

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炊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嫗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鄂撫無恙院撫黃配玄僅百

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
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
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
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
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誡公
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
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斯隸之於貴
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淘淘欲
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
名督師興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

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
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
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
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
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
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
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
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
近類揚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
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叢

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評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麤硬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尙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卽敗者宋一鶴也情而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旣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

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關
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
禮其言起阮大鍼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
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
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
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卽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
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奧之內而遽亦藩籬視
之其言復厥衛也厥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
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
不必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

失德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
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
統顛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磨小臣爲誰驅除
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
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
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逝誰死社稷先帝隆
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勲臣而京
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
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
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

九月出差陞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共駭况乎蹊徑叠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办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卽使馭除異已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卹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毒紫塞路打成一

凡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
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
臣謹曉冢宰朗出餞公適即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
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
稽之守畫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
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
百島人不脫劔鏑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置
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
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
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

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王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更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

後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
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降武走
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
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
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
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
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船嘗恐謙之襲已公自
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
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卽以合謀

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
九○裂○不○恨○然○吳○鉤○在○矢○飛○火○狂○濤○皆○鑿○公○之○忠○全○軀○
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
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
瑕○隙○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
寶○改○元○卒○不○遵○用○遣○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頌○瑞○隆○武○
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
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
之○媠○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
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旣○

戴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卽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昞帝昺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視愛終如做躋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父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蕪之

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鈴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睿算者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釁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隣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

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夤緣左右士論所耻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颺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艷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

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
給彘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鳥程而發戊寅五月
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武
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
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
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
下甚矣是謂無禮史堃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
玄黃之說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
卽增一番徑竇張樞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
亦無禮也灾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

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
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厥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厰雖
革而西厰之實尚存西厰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
厰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
尚且迷罔天聽而况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
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
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
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
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
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

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與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問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手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與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

以爲臧氏之美。疾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申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若心可格。人主菲薄朝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

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
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
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
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
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
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耻之
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
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
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
宋攻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

游移少執持臣會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徇私卽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聰明旁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州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

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日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臈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鍼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卽愛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

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勲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
人果賢者必耻受勲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
疏遂起大鍼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即報流傳第見
微臣姓名尙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
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瑱垣之職掌
罪當萬殛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
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
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
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
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

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整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吳
市抱關曾于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揚解固先生之高
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
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
內官文冊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
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
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
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稱
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
子之學尙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

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
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
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
王繇著苑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叅錯于其間
他日追遡淵源以求其學卽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
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卽不孝宗義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奕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渣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巾奉帚群婦皆視一

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即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俾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壘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

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麤定不失爲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亡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義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旣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狄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幃棧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

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槨王
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
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
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
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
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
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
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
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義宗炎宗會
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

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鍼招搖白下
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
顧杲宗義爲搦首次桐城左國棟宣城沈壽民大鍼
得志修報復旣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
署丞疏逮杲及義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
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
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
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
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
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

中流離轉徙。屹屹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郊之婦女持
 藁束。緼而立。塵起疾呼。以道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
 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
 一卷誦畢。置會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
 暇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
 知安居數年。亦為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
 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
 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
 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
 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即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

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滕下皆爲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束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其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多有傑作以表綴音蔽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千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

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
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